

引用:朱海润,宋艳华,黄家宓,李永恒.胡国华运用“从”“合”“守”“变”四法调治产后身痛经[J].湖南中医杂志,2023,39(7):65-67.

胡国华运用“从”“合”“守”“变”四法 调治产后身痛经

朱海润¹,宋艳华²,黄家宓³,李永恒³ 指导 胡国华²

(1. 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中医医院,上海,201399;

2. 上海市中医医院,上海,200071;3. 上海中医药大学,上海,201203)

[摘要] 介绍胡国华教授辨治产后身痛经的经验。胡师认为,产后身痛经总的病机为产后气血耗伤,营卫不充,复感寒湿,属本虚标实;治在补虚温通,当益气养血,兼温经通络祛风;其应用朱氏妇科“从合守变”四法调治产后身痛经,制定经验方产后身痛经方,临床疗效显著。并附验案1则,以资佐证。

[关键词] 产后身痛经;从合守变;名医经验;胡国华

[中图分类号] R271.43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DOI:** 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23.07.015

产后身痛经,是指产妇在产褥期内出现的肢体或关节酸楚、疼痛、麻木、重着^[1],又称“产后遍身疼痛”“产后关节痛”“产后痹证”“产后痛风”。产后身痛经往往缠绵难愈,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。现代医学常参照风湿、类风湿引起的关节疼痛进行治疗,以抗炎止痛、减轻症状为主,然而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、激素类药物、免疫抑制剂等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,而中医药治疗具有独特优势。胡国华教授是海派朱氏妇科第四代传人,深得朱南孙教授真传,从医四十余载,在治疗产后身痛经中应用朱氏妇科“从合守变”四法进行调治,疗效显著。笔者有幸跟师侍诊,受益匪浅,现将其调治产后身痛经的经验总结如下。

1 病因病机

1.1 营卫气弱为本 胡师认为产后身痛经虽表现为痛证,实则病本在素体气血不足,产时气血损耗、产后营卫不利是产后身痛经发生的内在因素。如《陈素庵妇科补解》曰:“产后遍身疼痛,因产时损动,气血升降失常,留滞关节,筋脉引急,是以遍身疼痛也”^[2]。《胎产指南》亦云:“筋骨乃血所养,产后血虚,亦能作痛。”产后百节开张,血脉流散,营卫气弱,气虚不能通达一身气机,血虚不能濡养四肢经脉,外邪乘虚而入,经络间营卫之气闭阻,不通则痛。

1.2 复感寒湿为标 产后身痛经从症状而言属于“痹证”范畴。如《症因脉治·痹证论》云:“痹者闭也,经络闭塞,麻痹不仁,或攻注作疼,或凝结关节,或重着难移,手足偏废,故名曰痹”^[3]。营卫之气运行正常,不与风寒湿邪相合,则不会发生痹症,反之则病。如《素问·痹论》所言:“荣者水谷之精气也……卫者水谷之悍气也……逆其气则病,从其气则愈,不与风寒湿气合,故不为痹。”因此,产后摄生不慎,复感寒湿是产后身痛经发生的外部因素。综上所述,胡师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为产后百脉空虚,气血俱虚,腠理不密之际,摄生不慎致风寒湿邪乘虚而入,滞留关节、经络,引起局部营卫气血运行不畅,故发为此病^[4]。

2 治则治法

“从”“合”“守”“变”是朱氏妇科独创的治病四大要诀^[5]。胡师应用其法则来辨治产后身痛经。

2.1 益气固表、养血和营为本,即为“从”治 “从”者,即反治也,如寒因寒用、热因热用、通因通用、塞因塞用、虚者补之、实者泻之等均为此法,即抓住疾病本源,审因而治之法。胡师认为产后身痛经虽表现为痛证,实则因产后气血亏虚,营卫不利所致,按虚则补之的原则,故以玉屏风散、黄芪桂枝五物汤为主,以益气固表、养血和营,使气血渐充、经脉通利,此乃“从”

基金项目: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医妇科学科带头人项目(PWRd2018-18);海派中医妇科流派专科联盟建设项目[Z Y (2018-2020)-FWTX-4005]

第一作者:朱海润,女,医学硕士,副主任医师,研究方向:中医治疗妇科疾病临床研究及名中医诊疗经验传承研究

通信作者:胡国华,男,主任医师,博士研究生导师,上海市名中医,研究方向:中医药治疗妇科疾病,E-mail:zhuhairun2005@

法。《妇科玉尺·产后》言产后诸疾应以大补气血为主：“产后真元大损，气血空虚，其如冰也必矣。故产后之疾，先以大补气血为主；纵有他疾，亦以末治之；或欲祛邪，必兼补益”^[6]。胡师认为营卫气弱、运行失常是产后身痛产生的内在因素，故治之大法应益气固表、养血和营。如《沈氏女科辑要笺正》云：“此证多血虚，宜滋养，或有风寒湿三气杂至之痹，以养血为主，稍参宣络，不可峻投风药”^[7]。

2.2 兼顾祛邪，补寓温通，即为“合”治 “合”者，即病有夹杂，动静失匀，虚实寒热兼见，则需合而治之。《素问·痹论》言：“不与风寒湿气合，故不为痹”，提出外邪是产后身痛产生的外在条件。如陈素庵言：“然既遍身作痛，则风寒余血十有五六，治宜调和营卫，祛关节间之风，经隧间瘀血，加以行气补血之药，则痛自止”^[2]。胡师认为本病属“血痹”范畴，治疗时需兼顾祛邪，且胡师发现临证中以寒证居多，故合以温经通络祛风之品，如羌活、独活，川乌、草乌，淫羊藿及藤类药的配伍，此乃“合”法。正如经云：“痛者寒气多也，有寒故痛也。”《医学心悟》亦言：“大抵身痛多属于寒，盖热主流通，寒主闭塞也。无论风湿与虚，挟寒者多，挟热者少”^[8]。

2.3 守法守方，徐徐图之，是为“守” “守”者，意在辨证既确，用药须坚定果断，证不变，法宜守原意增进或稍有出入。胡师认为本病病位在筋骨间，如经云“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”，故发病后往往病情缠绵难愈，需守证缓缓图之，不可急功冒进、一味攻伐，否则会导致“卫气益虚，营气愈涸，必有筋急拘挛之患”^[2]，须益气养血与祛邪并进，待气血充盈、经脉通利，则外风不入，内风不留，身痛渐愈，此乃“守”法。

2.4 辨轻重缓急、因时因人制宜，是为“变” “变”者，即治法视证情转变，用药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和症状，灵活应用。胡师认为在患者治疗初期以疼痛明显者，急则治标，重用温经通络止痛之品，必要时则可联合外治法，内外合治，可收奇效，内服中药配合胡氏自拟身痛外洗方（干姜 10 g，淫羊藿 15 g，防风 10 g，艾叶 10 g，威灵仙 10 g，川椒 10 g，红花 10 g，鸡血藤 18 g，络石藤 18 g，伸筋草 18 g），煎汤外洗四肢；后期随着疼痛症状改善则逐渐加重补益药用量，固本培元。其次，辨患者疼痛部位，选择不同的引经药，则“能接引众药，直入本经，用力寡而获效捷也”。如痛在头颈、上肢者，胡师常选用羌活、葛根、鸡血藤；若腰间痛剧，则用桑寄生、川续断、杜仲、络石藤；若痛在下肢者，则用川牛膝、威灵仙；尤以膝关节痛甚者，可用伸筋草；足跟痛甚者，选用独活；痛剧者，可酌情选用

制川乌、制草乌，用量宜轻，哺乳期忌用；麻木明显者，宜用鸡血藤、淫羊藿、伸筋草、络石藤。此均乃“变”法。

3 验方介绍

产后身痛方为胡师经验方，其配伍得当精妙，临证加减，疗效显著。1) 方药组成：生黄芪 30 g，当归 12 g，桂枝 9 g，白术 12 g，防风 6 g，鸡血藤 18 g，伸筋草 18 g，羌活 9 g，独活 9 g，川乌 3 g，草乌 3 g，淫羊藿 15 g，威灵仙 18 g。2) 方义分析：生黄芪、桂枝、当归、白术、防风，取黄芪桂枝五物汤、当归补血汤玉屏风散之义，益气固表、和血通痹。黄芪桂枝五物汤出自《金匮要略·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》：“血痹阴阳俱微，寸口关上微，尺中小紧，外证身体不仁，如风痹状，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”，由黄芪、桂枝、芍药、生姜、大枣五味药组成，用于治肌肤麻木不仁，脉微涩紧，气虚血痹证。《诸病源候论》曰：“血痹者，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。血为阴，邪入于血而痹，故为血痹也。”其中黄芪甘温，补虚益损，《本经疏正》言：“通营卫二气”，桂枝性温，味辛甘，能祛风散寒、通血脉、利关节，走经络而止痹痛，为治痹痛要药，黄芪合桂枝有益气通阳除痹之功。当归补血汤确系李杲创制，首见于《内外伤辨惑论》，有补气生血行血之功，《本草蒙筌》言：“当归补血汤，纵倍黄耆，黄耆气药也，为性缓，亦随当归所引，惟以补血标首”，取阳生则阴长之义。玉屏风散出自《丹溪心法》，为治疗卫表不固、表虚自汗的常用方剂，卫气虚则腠理不固，风邪可乘虚而入，其中“防风，治一身尽痛，随所引而至，乃风药中润剂也”，黄芪得防风，可随防风周行全身，卫外固表，且可辛散祛风，无关门留寇之虞。上述五味药合而用，则可使卫气得充、营血得复、邪去正安，相得益彰。后八味药为温经通络止痛之品，胡师认为本病病位在筋骨之间，非温通之品难达其所，故常据患者临床症状不同，加减使用，亦不必悉具。其中鸡血藤、伸筋草可活血通络，取藤类药最擅通络之理。羌活、独活，苦辛温，祛风除湿，有“通关逐痹，发表驱风”之功，羌活善祛上部及督脉风邪，独活走下，以膝以下为优。如《本经逢原》云独活“升中有降，能通达周身，而散风胜湿”^[9]，羌活“治足太阳风湿相搏，一身尽痛，头痛，肢节痛。督脉为病，脊强而厥者，非此不能除”。川草乌，辛温大热，温经散寒、止痹痛作用强，痛剧加之可迅速缓解痹痛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言：“乌头之热力减于附子，而宣通之力较优，故《金匮》治历节风有乌头汤”^[10]。淫羊藿，“甘，平，无毒。入手、足阳明、三焦、命门。强健筋骨，除关节拘挛之急，驱逐风寒，疗皮肤

麻木之痹”^[11]。威灵仙“气温属木。其性善走,能宣疏五脏,通行十二经络”^[12]。全方诸药合用,具有益气养血和营、温阳散寒、除痹止痛之功。

4 典型病案

朱某,女,29岁,2020年3月25日初诊。产后关节疼痛5个月余。患者2019年7月产1女,恶露五十余天方净,混合喂养。患者产后因夏时贪凉受风后出现全身关节酸痛不适,前额畏风寒,时感乏力胸闷至今。刻下已停哺乳2个月,月经未复,纳可、便调,夜寐尚可。舌偏红、苔薄黄腻,脉沉细弦、尺弱。辨证属于血虚风痹,治以益气固表、祛风散寒止痛为法。处方:生黄芪30g,炒白术12g,防风9g,桂枝9g,鸡血藤18g,络石藤15g,伸筋草15g,威灵仙12g,独活9g,白芷9g,细辛3g,制川乌3g,制草乌3g。14剂,水煎,每天1剂,分2次温服。4月8日二诊。服药期间阴道有少量咖啡色流液,2d净,患者关节仍有酸痛感,前额畏风,胸闷症状消失。夜寐欠佳,纳可、便调。舌偏红、苔薄黄,脉沉弦无力。证治同前,上方减桂枝、威灵仙、细辛,加炒白芍9g、茜草18g、淫羊藿15g、茯神18g、茯苓18g。14剂,煎服法同前。4月22日三诊。服药后诸症明显好转,前额、手指关节、膝关节仍畏风,腰酸疼明显,纳可、大便溏薄,每天1次,夜寐转安。舌偏红、苔薄黄,脉弦细数、尺弱。证治同前,方药如下:生黄芪30g,当归12g,桂枝9g,防风6g,淫羊藿15g,威灵仙10g,羌活9g,独活9g,细辛3g,鸡血藤18g,络石藤15g,桑寄生10g,川续断12g。21剂,煎服法同前。5月13日四诊。患者近来前额、手指关节、膝关节畏风明显减轻,遇冷后症状时有加重,5月12日月经来潮,量偏少,乏力好转,纳可,大便转实,烦闷,夜寐尚可。舌偏红、苔薄黄,脉沉细弦。证治同前,方药如下:生黄芪30g,党参12g,当归12g,炒白术9g,炒白芍9g,淫羊藿15g,鸡血藤18g,络石藤15g,伸筋草18g,制川乌3g,制草乌3g,白芷9g,威灵仙18g,麦芽30g。21剂,煎服法同前。后守法调理2个月,患者身痛愈,诸症除。

按语:本例患者属于“产后身痛”范畴。患者产后气血虚弱,气虚固摄失司,冲任失固,血失统摄,以致恶露日久不止;气血虚弱无以化乳,则产后乳汁稀少,需混合喂养;而产后腠理不密之际,正值炎炎夏日,贪凉当风,空调使用不慎,致风寒湿邪乘虚而入,滞留关节、经络,引起局部营卫气血运行不畅,经脉关节处气血凝滞,继而出现全身关节酸痛不适。胡师认为治应补寓温通,重在益气养血,兼顾祛除外邪,故首

诊以玉屏风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合法风散寒、通络止痛之品。此外,胡师认为产后身痛病位在筋骨间,故喜用藤类药。藤类药性温和,又擅通络祛风,有“凡藤蔓之属,象人之筋,所以多治筋病”^[9]之说,如鸡血藤能活血补血、舒筋活络,络石藤可补肾通络;伸筋草补气活血、通络止痛。方中细辛入手足少阴经,白芷入手足阳明二经,两药均辛温,为治头痛要药;独活辛温,尤善治下部痹痛;加川乌、草乌,两药性热,祛风除湿、温经止痛力强,如《普济本事方释义》言:“川乌气味苦辛大热,入足太阳、少阴,能行走经络,风寒湿三气之邪,流入经脉隧道,至气血壅滞,麻痹不仁,四肢不遂……非辛热善行走之药不能直入病所,独用一味者,欲其力量之大而专也。”二诊加白芍,白芍为止痛要药,养血荣筋、缓急止痛,合桂枝调和营卫。三诊患者腰痛明显,予桑寄生、川续断、络石藤补肾通络,引诸药入腰府。又因患者久病,加之疼痛困扰,心情难免抑郁烦闷,夜寐难安,影响身体气机运行,故二、四诊酌情加用调神之品,如麦芽、茯苓、茯神等。后守法缓缓图之至诸症渐除。

纵观病案,以玉屏风合黄芪桂枝五物汤为主加减,是“从”治之法;初诊时疼痛症状明显,加重温经散寒通络之品兼顾祛邪,是为“合”治;治疗中始终治则不变,缓缓图之,身痛渐愈,是为“守”法;治疗过程中因症状改变,扶正和驱邪的比例也随之改变,随着身痛症状的改善,补益药逐渐增加,温经散寒药味药量逐渐减少,是为“变”法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谈勇. 中医妇科学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9:222.
- [2] 陈素庵,陈文昭. 陈素庵妇科补解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3:183.
- [3] 秦景明. 症因脉治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9:240.
- [4] 李娟,张静,何珏,等. 胡国华运用“通”“养”法治产后身痛经验[J]. 河南中医,2017,37(3):404-405.
- [5] 朱南孙. 妇科临证治疗心得[J].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,1985,(2):22-23.
- [6] 沈金鳌. 妇科玉尺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9:101.
- [7] 裘庆元. 妇科秘本三种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9:181.
- [8] 程国彭. 医学心悟[M]. 田代华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20:163.
- [9] 张璐. 本经逢原[M]. 刘从明,校注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17:49-50,117.
- [10] 张锡纯. 医学衷中参西录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16:462.
- [11] 汪切庵. 本草易读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7:128.
- [12] 汪昂. 本草备要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47.

(收稿日期:2022-12-22)

[编辑:韩吟]